

四、心性與空性・修心與唯心 (p.159-167)

(一) 心性與空性

1、佛法思想的分化，源於理論與實踐

大概的說，佛法思想的發展分化，有源於理論與實踐的兩面。¹⁴

(1) 理論方面的開展

如為了集成佛說的多樣性，有整理、分別、抉擇，使佛法明確的必要，這才有阿毘達磨 (abhidharma) 的成立。

無常無我的生死流轉，一般是不大容易信解的，所以或成立不可說我

(anabhilāpya-pudgala)，或說勝義我 (paramārtha-pudgala)，類似世俗的靈魂說，以解說生死與解脫間的關聯。

為了三世因果的生滅相續，業入過去而能感未來的果報，部派間發展出「三世有」與「現在有」兩大系，這是從理論來的。

(2) 實踐方面的開展

如以修定為修心，引出「心性本淨」說；或說「見四諦得道」，或說「見滅得道」。這些都由於修行，方法傳承不同而來的。

2、般若系的心性本淨，為一切法空性的異名，從修行甚深觀慧而來

心與心性本淨，在大乘法中的不同開展，也不外乎理論與修行的差別。

(1) 《大般若經》的心性本淨，是指菩提心本性不可得

「心性本[本性]淨」(prakṛti-prabhāsva-citta)，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三六（大正五・二〇二上）說：

「是心非心，本性淨故。……於一切法無變異、無分別，是名心非心性」。¹⁵

¹⁴ 部派佛教間之諍論：《成實論》卷2〈19 有相品〉（大正32，253c21-27）：

問曰：汝經初言，廣習諸異論，欲論佛法義，何等是諸異論？

答曰：於三藏中，多諸異論，但人多喜起諍論者，所謂：

〔1〕二世有，二世無；〔2〕一切有，一切無；〔3〕中陰有，中陰無；

〔4〕四諦次第得，一時得；〔5〕有退，無退；〔6〕使與心相應，心不相應；

〔7〕心性本淨，性本不淨；〔8〕已受報業或有，或無；〔9〕佛在僧數，不在僧數；

〔10〕有人，無人。

¹⁵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6（大正5，202a8-25）：

復次，舍利子！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應如是學：「菩提心應知不應著，菩提心名應知不應著；無等等心應知不應著，無等等心名應知不應著；廣大心應知不應著，廣大心名應知不應著。何以故？是心非心，本性淨故。」

時，舍利子問善現言：「是心云何本性清淨？」

善現答言：「是心本性非貪相應非不相應，非瞋相應非不相應，非癡相應非不相應，非諸纏結、隨眠相應非不相應，非諸見趣、漏、暴流、軛、取等相應非不相應，非諸聲聞、獨覺心等相應非不相應。舍利子！是心如是本性清淨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是心為有心非心性不？」

善現答言：「非心性中，有性、無性為可得不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不也！善現！」

經文說到菩薩的菩提心（bodhi-citta），進而說到菩提心的本性清淨。《般若經》說菩提心本性清淨，不是清淨功德莊嚴，而是由於「是心非心」，也就是菩提心本性不可得。

〔2〕《大智度論》說心本清淨，是指空性的異名

從心本空而說心性本淨，清淨只是空性（śūnyatā）的異名，所以龍樹（Nāgārjuna）的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，以人畏空，故言清淨」（大正二五・五〇八下）。¹⁶一切法非法，一切法空，也就說一切法清淨。所以本性清淨是「無變異，無分差別」，也是一切法如此的。

〔3〕結說

《般若經》從甚深般若慧（Prajñā）的立場，引部派異論的「心性本淨」，化為一切法空性的異名，是從修行甚深觀慧而來的。

〔二〕修心與唯心

西元四世紀，無著（Asaṅga）仰推彌勒（Maitreya）而弘揚大乘，成為瑜伽行派（Yogācāra）。獨到的理論，是唯心（cittamātratā），也就是唯識（vijñapti-mātratā）——唯是識所表現。

1、初期大乘的修心、唯心——《般舟三昧經》的念佛三昧

〔1〕修心——念佛三昧的定心所現

「三界唯心」，「萬法唯識」的思想，從大乘初期的念佛（buddhānusmṛti）法門中來。

A、念佛法門的發達

念佛，並不等於我國一般的口稱佛名，而是內心繫念佛而得三昧（samādhi）的，著名的是般舟三昧（pratyutpanna-buddha-saṃmukhāvasthita-samādhi）——現在佛悉立在前面的三昧，經典約集成於西元二世紀初。由於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的永恒懷念」，念佛在佛教界特別發達起來。

部派中，有的說現在「十方有佛」；佛像也在西元初開始流行起來。所以念佛的，不再只是念佛的功德，而念相好莊嚴的佛，從七佛¹⁷而念到他方佛。

B、般舟三昧的修行經驗，實是《中阿含·天經》的大乘化

般舟三昧，本不是限於念那一位的，因阿彌陀佛（Amitābhabuddha）的信仰，盛

善現答言：「非心性中，有性無性既不可得，如何可問：是心為有心非心性不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何等名為心非心性？」

善現答言：「於一切法無變異、無分別，是名心非心性。」

¹⁶ 《大智度論》卷 63（大正 25，508c5-11）：

問曰：常言「畢竟清淨故」，今何以言「畢竟空」、「無始空」？

答曰：「畢竟空」即是「畢竟清淨」；以人畏空，故言「清淨」。此中說我無邊，我即眾生，眾生空，何以故？無始空故。說曰：「能如是知，是名般若」者，能以眾生空、法空，以一切法畢竟空，是名般若波羅蜜；般若波羅蜜，即是畢竟清淨。

¹⁷ 《長阿含經》卷 1（大正 1，1c19-25）：

佛告諸比丘：過去九十一劫，時世有佛名毘婆尸（Vipassin）如來、至真，出現于世。復次比丘，過去三十一劫，有佛名尸棄（Sikhin）如來、至真，出現於世。復次比丘，即彼三十一劫中，有佛名毘舍婆（Vessabhū）如來，至真，出現於世。復次比丘，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（Kakusandha），又名拘那含（Konāgamana），又名迦葉（Kassapa）。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。

行於印度西北，也就以念阿彌陀佛為例。念佛，一般是先取佛像相，憶念不忘，如在目前，然後修念佛三昧。

修行而成就三昧的，佛身明顯的現前，還能與修行者問答（大正一三・九〇五上——中），這可說是《中阿含・天經》的大乘化。¹⁸定心深入的，能見十方一切佛現在前，如夜空中的繁星那樣（大正一三・九〇六中——下）。

〔2〕唯心——唯心所作的唯心論

見佛，問答，都是定心所現的，所以得出唯心所作的結論，如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三・九〇五下——九〇六上）說：

「作是念：佛從何所來？我為到何所？自念：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。自念：三處[界]——欲處，色處，無想（色）處，是三處意所為耳。（隨）我所念即見，心作佛，心自見（心），心是佛，心是恒薩阿竭[如來]，心是我身」。

定心中明明的見佛，與佛問答，但意解到：佛並沒有來，自己也沒有去，只是自己的定心所見。

〔3〕小結

從佛與淨土的定心所見，推論到三界（生死往來處）也是自心所作的。這一定心修驗所引起的見解，影響非常深遠。從淨土佛的自心所見，理解到三界是心所作，發展到「心是佛」。大乘的「即心是佛」，「即心即佛」，都由此而來。

2、瑜伽行派的修心、唯識——《解深密經》的三摩地所行影像

瑜伽行派的唯心論，也是依定境而理解出來，如所宗依的《解深密經》卷三（大正一六・六九八上——中）說：

〔1〕修心——毘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

「諸毘鉢舍那[觀]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，……當言無異。何以故？由彼影像唯是識故。善男子！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。……此中無有少法能取少法，然即此心如是生時，即有如是影像顯現」。

〔2〕唯識——定境所得的唯識論

「若諸有情自性而住，緣色等心所行影像，……亦無有異。而諸愚夫由顛倒覺，於諸影像，不能如實知唯是識」。

〔3〕釋義

¹⁸ 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（p.74-75）：

《中阿含經》（七三）《天經》說：「我為智見極明淨故，便在遠離獨住，心無放逸，修行精勤，……即得光明，便見形色；及與彼天共同集會，共相慰勞，有所論說，有所答對；亦知彼天如是姓，如是字，如是生；亦知彼天如是食，如是受苦樂；亦知彼天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命盡；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，死此生彼；亦知彼天（屬）彼彼天中；亦知彼天上，我曾生（其）中，未曾生（其）中也」……。本經的精勤修行，共分八個層次。先勝解光明相，如光相成就，能於光明中現見色相，色相是（清淨的）天色相。光明相現前，現見清淨天色相，與解脫、勝處的淨觀成就相當。進一步，與諸天集會，互相問答。這樣的定境，使我們想起了，《般舟三昧經》的阿彌陀佛現前，佛與修行者問答（不但見色相，還聽見聲音）。無著修彌勒法，上升兜率天，見彌勒菩薩，受《瑜伽師地論》。密宗的修習成就，本尊現前，也能有所開示。原則是一樣的，只是修行者信仰對象不同而已。依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：所見的不是真實佛，是自己的定心所現。

《解深密經》也是從定境而說到一般的心境。影像，是呈現在心識上，為識所緣慮的，所以《解深密經》的唯識說，發展為重於「認識論」的唯識。

3、定心境界：勝解作意

《解深密經》與《般舟三昧經》，以定心的境界為唯心或唯識的；修得三昧的觀行，都是勝解作意（*adhimokṣa-manaskāra*）——假想觀，不是勝義的觀慧。

（1）由勝解作意進向勝義的觀慧

如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：「心起想則癡，無想是泥洹。是法無堅固，常立在於念，以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念」（大正一三・九〇六上）。依於繫念而佛常立在前面的觀想，不離愚癡，也就不得涅槃。如依此進而通達空無所得，才能無想念而解脫呢！

（2）瑜伽行派進而作充分的論究

這樣的唯心或唯識，心識是虛妄的，瑜伽行派正是依虛妄的心心所法，根本是阿賴耶識（*ālayavijñāna*）為依止，成立一切唯識的流轉與還滅。

這是從修定者的修驗而來，正如《攝大乘論本》引頌所說：「諸瑜伽師於一物，種種勝解各不同，種種所見皆得成，故知所取唯有識」（大正三一・一三七中）。不過瑜伽行派，進而作充分的論究，不免過分理論化了！

4、瑜伽行者解說「心性本淨」

由修定而來的唯（心）識說，是虛妄分別識，可以不說從定——心而來的心性本淨。但瑜伽行派興起時，如來藏（*tathāgata-garbha*）思想流行已久，如來藏與心性本淨相結合，瑜伽行派是不能漠視的。

（1）《辯中邊論》：「心性本淨」約「心的空性」說

《辯中邊論》卷上（大正三一・四六六中）說：

「非染非不染，非淨非不淨，心性本淨故，由客塵所染」。

《辯中邊論》說空性（*śūnyatā*）是真如（*tathatā*），法界（*dharma-dhātu*）等異名，空性也就是心性，與龍樹的大意相同。「清淨」，龍樹以為眾生畏空，不能信受甚深空義，所以方便的說為「清淨」，那只是為人生善悉檀。

（2）《勝鬘經》：「心性本淨」約「不思議如來境界」說

但與如來藏統一了的心性本淨，可不能這麼說。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自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，不思議如來境界。……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，難可了知。有二法難可了知：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，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」（大正一二・二二二中——下）。自性清淨心，是心性本淨的異譯。心性本清淨而又為外鑠的客塵所染，是難可了知的。《勝鬘經》說是「不思議如來境界」，那不是方便說，而是看作極高深的了！

（3）瑜伽行派的解說

A、世親的《辯中邊論》

《辯中邊論》頌的意義，世親（*Vasubandhu*）解說為：

（A）非染非不染

由於「心性本淨」，所以不能說是染污的；但眾生有染污，所以也不能說是不染污的。

（B）非淨非不淨

由於「客塵所染」，不能說眾生心性的清淨；但這是客塵而不是心的自性，所以又不能說是不淨的。

(C) 小結

「非染非不染，非淨非不淨」，是多麼難以了解！其實只是「心本性清淨，為客塵所染」而已。心性就是心空性，空性在眾生「有垢位，說為雜染；出離垢時，說為清淨。雖先雜染，後成清淨，而非轉變成無常失」（大正三一・四六五下——四六六上）。不是心性（空性）有什麼轉變，所以說「心性本淨」了。

B、無著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

心性本淨，是約心空性說的，虛妄分別的心心所法，能不能說是本性清淨呢？瑜伽行派採取（不一不異的）不一說，如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六（大正三一・六二三上）說：

「已說心性淨，而為客塵染，不離心真如，而有心性淨」。

心性淨，是約心真如——梵文作法性心（*dharmatā-citta*）說的。在心真如法性（也就是真如心，法性心）外，不能約因緣生的依他相（的心心所法），說為自性清淨。心性本淨——自性清淨心，約真如說，就是如來藏。所以瑜伽行派中，依他因緣而生起的心心所，是不能說本性淨的，與說一切有部（*Sarvāstivādin*）等的思想相同。